

L. Wittgenstein
维特根斯坦全集

第 10 卷

涂纪亮 主编

涂纪亮 张金言 译



Ludwig Wittgenstein

维 特 根 斯 坦 全 集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
论确实性

10

G.H.von Wright, H.Nyman, G.E.M.Anscombe 编
涂纪亮 张金言 译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在德罗比
工作室创作的少女半身雕像

译者前言

涂纪亮

这一卷收入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两部著作,一是《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》(*Letzte Schrift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*),另一是《论确实性》(*über GewiBheit*)。

《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》共有九百七十九节,由 G.H. 冯·赖特和 H. 尼曼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手稿 137 和 138 编辑而成,这部分手稿写于 1948 年 10 月 22 日至 1949 年 3 月 22 日,上有最后一条评论写于 5 月 20 日。维特根斯坦没有把这部分手稿打成打字手稿,因此没有像打字稿那样作过文字加工,较多重复和疏忽之处。其中有许多词或者句子有好几种变体,原编者作了选择,并在脚注中作了说明。对于稿中错误或不清楚之处,原编者作了更正,并用尖括弧(<……>)加以标志。此书是为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所作的预备性研究,书中有许多段落与《哲学研究》中的相应段落相同或相似,原编者分别作了注释,用方括弧([……])与正文分开。本书中译者是根据德国 Suhrkamp 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八卷本《维特根斯坦著作集》第 7 卷德文原著译出,参考了英国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。原著中德语以外的外文(英文、法文等),都保留在正文中,另在脚注中注明其译文。对维特根斯坦多次引用的一些德语多义词(如 Bank, Weiche 等),也保留在正文中,另在脚注中注明其多种含义。

《论确实性》由六百七十六条笔记组成,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第1至第65条,原来写在大张带格活页书写纸上,共二十张、未注明日期。据 G.E.M. 安斯克回忆,这部分笔记是维特根斯坦从1949年圣诞节至1950年3月在维也纳写出的。其余三部分写在一些小笔记本上。第二部分是第66至第192条,第三部分是第193至第299条,第四部分是第300至第676条,这些笔记注明写作日期,最后一条笔记写于1951年4月29日,即他去世前两天。1969年, G.E.M. 安斯克和 G.H. 冯·赖特把这四部分笔记编辑在一起,以《论确实性》为书名由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。各条笔记的编号是原编者加的,每条笔记上是按日期把当时的思想记录下来,前后顺序没有按照主题重新加以整理和排列,因此同一个讨论题目多次重复。本书中译本是根据纽约 Harper Torchbook 出版社出版的1972年德英文对照本译出。

目 录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	(1)
论确实性	(189)

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
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的预备性研究

G. H. von Wright

H. Nyman 编

涂纪亮 译

1. 一种语言中有“害怕”(sich fürchten)一词,这个词意味着因某种可怕的想法而感到苦恼。——此时,人们可能假定,譬如说,这个动词没有第一人称现在时。英文“I am…ing”^①。

2. 如果我对某个人说“我希望他会来”,如果这个希望仅仅持续 30 秒钟,是否它不如持续 2 分钟那样迫切呢?

“我很高兴你成功了!”——“你高兴了多久?”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。然而,它可能具有意义。回答可能是:“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”,或者“起初我没有对此感到高兴,可是后来高兴了”,或者“我一直在想这件事,并感到高兴”,或者“我仅仅在某一片刻想到这件事,但在那时我感到高兴”,如此等等。人们也说“对我来说,它是一种持续的快乐”,“在那一瞬间,我曾对他的不幸感到高兴”。

3. “我移动了象。”——“你移动了多久?”

4. 作为“如果 P,那么 Q”这种命题形式的例子,想一想:“如果他来,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他。”如果他此时没有来,——是否我因而遵守了我的许诺?——是否我撕毁了我的许诺?——

然而,人们是否可能说每个命题都断定一种联系?是否

① 这几个英文词意为“我正在……”——译者注

我会对他回答说“并非一定如此”？这个句子并非好像曾经是：“如果这两个人碰到一起，就有一场殴斗。”在这里，可能作出那样的回答。

5. 可是，如果所断定的是实质蕴涵（的确有这种情况！）——我在这里能否用“不一定如此”来回答“ $p \supset q$ ”呢？它在这里意味着什么？

6. “如果两个极相互靠拢，就会有一个火花跳跃过去。”——人们把什么作为对这个命题的证实呢？是否是那种关于这两个极绝没有相互靠拢的观察呢？——是否够用实质蕴涵来表达我们在这里想说的话？肯定不能；可是，也许可能用“形式蕴涵”？同样不能。——我们想说的东西肯定是一种自然规律；要想像一种导致这个看法的观察，那是十分容易的。人们已经观察到，每当这两个极相互靠拢，总是有一个火花跳跃过去。——也许这个命题是一种“ $(x) \varphi x \supset \psi x : (\exists x) \cdot \varphi x$ ”？如果不是，那么这个命题必定有一种用法，尽管不是相同的用法。

7. “如果他来，我将对他说……”这是一种决定，一种许诺。只要它不是一种虚假的许诺，那它就不是依据于肯定他不会来。它既不是一种实质蕴涵，也不是一种形式蕴涵。

8. 在科学中作出一种条件预测 (bedingten Vorhersage) 时，可以把论证 (Berechtigung) 与正确性 (Richtigkeit) 区分开。如果从一个有某种根据的理论中引出、得出这个预测，那就可能称之为它已得到“验证”。因此，如果前提不真实，人们就可以说：“如果前提真实，那么……”可是，前提没有得到证实这

一点,使我没有权利那么说。

9. 一个像“一切物体都在移动……”(惯性定律)这样的命题,是否必定要用“如果—那么”这种形式加以表述呢?“如果某个东西是一个物体,那它就在移动着……”——或者,是否它必定意味着:“有一些物体;如果某个东西是一个物体,那么……”(没有人想到以这种方式去表述它。)?

10. 显然,人们可能把一个恐惧概念应用于动物,而这个概念词没有第一人称。

它的第三人称的用法非常相似于“害怕”一词的第三人称的用法。

11. 记住虚拟式处于条件句之外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某个人说“我可能赢这场游戏”,他就会问:“如果……”

12. [参见“害怕”等等。]没有什么比毫无成见地考察概念更加困难的了。因为,成见就是一种理解。既然它对我们具有如此众多的意义,那就不用管它吧。——

13. 英语中的“I'm furious”^①不是对自我观察的表达。德语中的“Ich bin wütend”^②与此相似;然而“Ich bin Zornig”^③则不是如此。(“愤怒在我脑中剧烈地翻腾……”这是愤怒的颤抖。)

① 英语中这几词的意思是:“我在发怒。”——译者注

② 德语中这几词的意思是:“我在发怒。”——译者注

③ 德语中这几词的意思是:“我在生气。”——译者注

14. 人们问自己：“‘我害怕’这些词其实意味着什么？我在这样说时想到什么？”当然，我们找不到答案，或者只能找到一些显然不适合的答案。

问题是：“它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里？”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b]

15. 人们也可能有某种权利这样说：“我只不过说说而已。”因为，这仅仅意味着；你不要为与这句话相伴随的那种东西担心。

16. 难道这句话不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？这些语境时而给予它以这样一副面孔，时而给予它以那样一副面孔。

17. 我说“我害怕”，另一个人问我：“你想以此表示什么？是否它好像是一声喊叫？或者是否你暗指最近几小时内你的状态？是否你只不过想告诉我什么事情？是否我总是能够作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问答？是否我连一个答案都给不出来？”——某些时候我不得不说：“我曾经想到我怎么度过今年，仿佛我因对自己恼怒而摇动我的脑袋。”——有时却是：“它意味着：天啊！如果我刚才没有那么害怕，那多好哟！”或者：“它只不过是一声因害怕而发出的呼喊。”——或者：“我希望你知道我是怎么感觉的。”有时，在说出这句话之后的确接着作出这样的解释。可是，人们不可能经常作出这样的解释。[在“某些时候我不得不说”之前，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7页g]

18. 可以设想那样一些人，他们仿佛以一种比我们更加明确的方式进行思考，并使用一些不同的词，有时候用这个，

有时候用那个。[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a]

19. 为了教会我们理解我们的一些概念,没有什么比构造一些虚构的概念更加重要的了。[《杂评》,第2版,第143页]

20. “什么是害怕?”——“唔,害怕的表现和缘由是这样的:……”——“‘害怕’意味着什么?”——“‘害怕’这个词是以如此方式使用的:……”

“因此,‘我害怕……’是否是对我的状态的一种描述?”可以在那样一种语境中和怀着那样一种意图去使用它。可是,如果譬如说,我只不过想把我的害怕告诉某个人,那它就不是那样一种描述。

21. 譬如说,可能只不过为了说明我的行为方式而说出“我害怕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它就远远不是一声呻吟,甚至可以带着微笑说出它。

22. 人们问:“‘我害怕’究竟意味着什么?我用它指什么?”当然,我们找不到回答,或者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回答。

问题是:“它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中?”[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b;参见《心理学哲学评论》第14节]

23. 如果人们想通过我说出下面这些词,同时注意我自己,仿佛我从眼角观察我的心灵,来回答“我指什么”、“我当时想到什么”等等问题,那我就找不到答案。然而,在一种真

实的情景中，我可以问：“为什么我说这个，我想用它指什么？”也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，不过不是依据于对与说话相伴随的那些现象的观察。我的回答将补充、阐释那些以前的话语。[参见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c]

24. 什么是害怕？“感到害怕”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我想用一个指示动作来解释它，——那我就要表演害怕。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d]

25. 是否我也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希望？几乎不能。或者，能否这样表达相信呢？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e]

26. “我相信他会来。”

“我反复地对自己说：‘他会来。’”对于后一句话，人们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动词。

27. 我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语境中描述我的心理状态（譬如说，害怕）。（正如一种特殊的活动只有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才能变成一种实验。）

那么我在不同的游戏中使用同一个表达式，这是否会使人们如此惊讶呢？有时，它仿佛被使用于两种游戏之间？

“我想到(denken)他”和“我思考(nachdenken)他”，这肯定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。[a、b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8页g]

28. 是否我总是怀着非常明确的意图谈话呢？如果不怀着明确的意图，是否我所说的话就没有意义呢？[《哲学研究》

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8 页 g]

29. “Now you mention it: I think he'll come.”^①

“我现在相信你是对的：他会来。”

“不，我确信他会来。”可以想出一种为所有这样的表达式所特有的语境。

30. 为了描述一种心理状态而需要什么呢？——或者，我也可以问：为了试图描述一种心理状态而需要什么呢？

31. 也可以问：“在那种场合下，我必须依靠什么？”

32. “我想对你描述我的心理状态。”——也许与此对立的是：“我只不过想发泄我的情绪。”“我也想要他知道，我的心情是怎样的。”（在这种语境中，人们往往谈到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。）

33. 可是，平静地承认害怕，——满不在乎地把它表达出来，则肯定是另一种情况，那些词可能是相同的，声调和姿态则不同。

34. 如果在悼词中说“我们为……哀悼”，那肯定是对哀悼的一种表达；而不是要告诉在场者什么事情。可是，在另一种场合下，这些词却是一种报道。在墓前的祈祷词中，它们也可能是一种报道。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 189 页 a]

① 这句英语的意思是：“现在，你提到它；我想他会来。”——译者注

35. 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说,某个人在诉苦是因为他说他感到疼痛。因此,“我感到疼痛”这些词可能是一种诉苦,也可能是别的东西。(对害怕以及其他情绪的表达,也与此相似。)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9页d]

36. 可是,如果“我害怕”并非经常是、而仅仅有时是某种可与诉苦相比拟的东西,为什么它始终是对我的心理状态的一种描述呢?^①[《哲学研究》第二部分第十一大段第189页c]

37. 因为,如何把“我感到疼痛”这种诉苦与一个纯粹的报道区别开呢?肯定通过意图。也许这也在声调中表现出来。

38. 一个句子处于其中的语境,最清楚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。因此,对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句子的最好例子,就是剧中的一句引语。谁会问剧中的一个人物:他在说话时体验到什么?

39. “你一定知道,——我害怕。”

“你一定知道,——我对那个感到害怕。”

诚然,人们也可能用带着微笑的声调说这句话。

是否你想告诉我他的感觉并非如此?那么他又如何知道这一点呢?——可是,即使它是一个信息,他也肯定不是从自己内心中读出它的。在那种情况下,他也不能把他的感觉

① 手稿中有几种变体。——在这一页的边上有一个附录:“什么是诉苦?”——原编者注